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
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編號 D8621501

卷十九

一卷

俞牙捧琴謝知音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姪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羞齊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幾樣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知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知心上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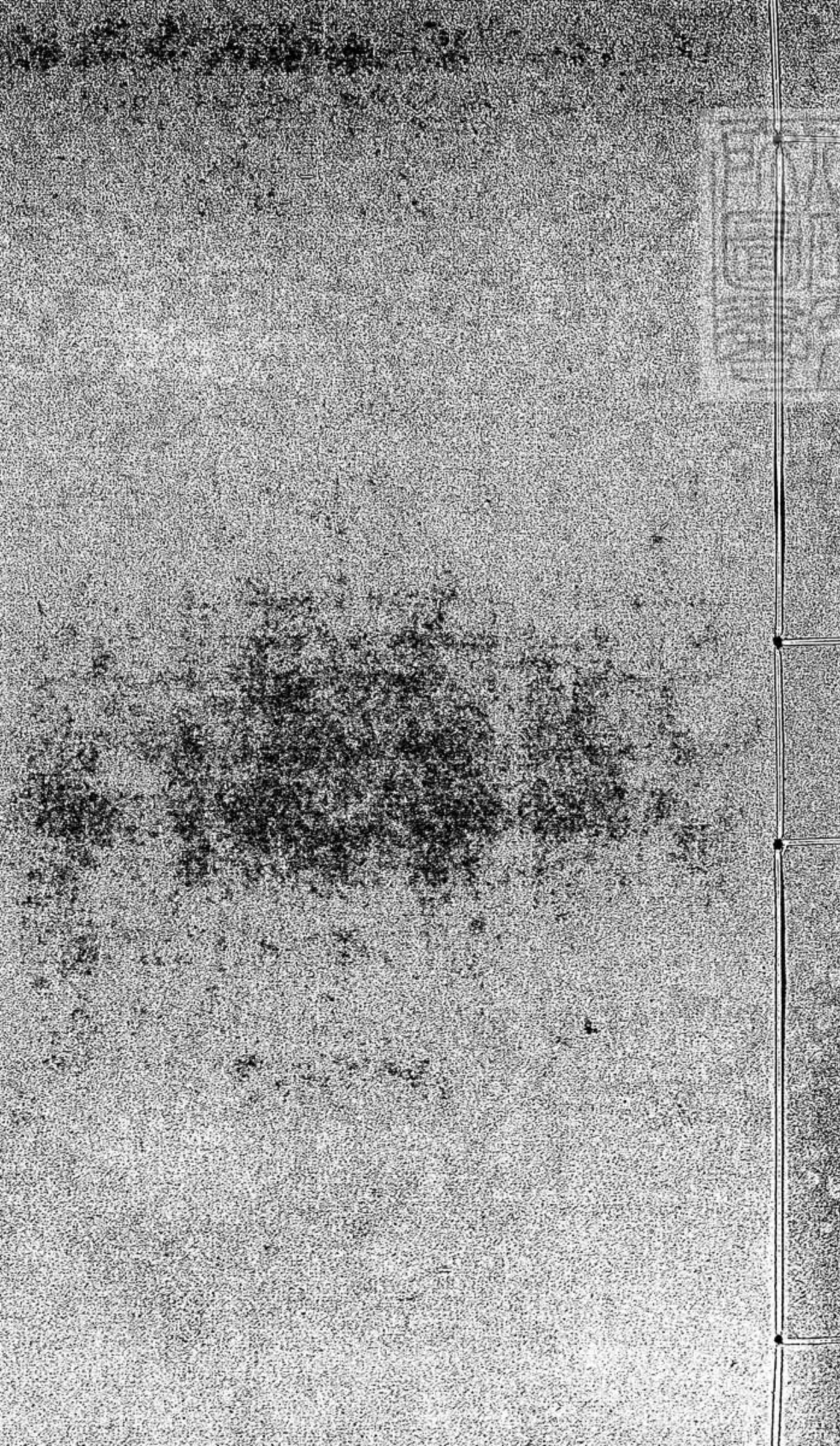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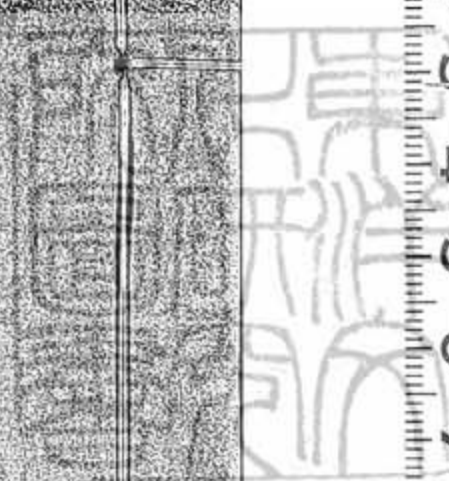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鷄招妖

古本作定山三怪
又云新羅白鷄

早退春朝寵貴妃

諫章爭敢傍丹墀

蓬萊殿裏迎鸞駕

花萼樓前進荔枝

羯鼓未終鼙鼓動

羽衣猶在戰衣追

子孫翻作昇平禍

不念先皇創業時

這首詩題著唐時第七帝謚法謂之玄宗古老相傳云天上一座星謂之玄星又謂之金星又謂之參星又謂之長庚星又謂之太白星又謂之啓明星世人

不識叫做曉星初上時東方未明天色將曉那座星



漸漸地暗將來先明後暗，這個謂之玄。唐玄宗自姚崇、宋璟為相，米麥不過三四錢，千里不饋行糧，自從姚宋二相死，楊國忠、李林甫為相，教玄宗生出四件病來。

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 耽酒嗜音 峻宇雕牆

玄宗最寵愛者一個貴妃，叫做楊太真。那貴妃又背地裏寵一個胡兒，姓安名祿山，腹重三百六十斤，坐綽飛燕走，及奔馬善舞胡旋，其疾如風。玄宗愛其驍健，因而得寵。祿山遂拜玄宗為父，貴妃為母。楊妃把這安祿山頭髮都剃了，搽一臉粉，畫兩道眉，打一個

白鼻兒，用錦繡綵羅做成襁褓，選粗壯宮娥數人扛擡，遶那六宮行走。當時則是取笑，誰知浸潤之閒，太真與祿山為亂。一日祿山正在太真宮中行樂，宮娥報道駕到。祿山矯捷非常，踰牆逃去。貴妃惶惶出迎，冠髮散亂，語言失度，錯呼聖上為郎君。玄宗駕即時起，使六宮大使高力士高珪送太真歸第，使其省過。貴妃求見天子，不得涕泣出宮，却說玄宗自離了貴妃三日，食不甘味，卧不安廣。高力士探知聖意，啟奏道：貴妃晝寢困倦，言語失次，得罪萬歲御前。今省過三日，想已知罪。萬歲爺何不召之？玄宗命高珪往看。

妃子在家作何事高珪奉旨到楊太師私第見過了
 貴妃回奏天子言娘娘容顏愁慘梳沐俱廢一見奴
 婢便問聖上安否淚如雨下乃取粧臺對鏡手持并
 州剪刀解散青絲剪下一縷用五綵絨繩結之手自
 封記托奴婢傳語送到御前娘娘含淚而言妾一身
 所有皆出皇上所賜只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以此
 寄謝聖恩願勿忘七夕夜半之約原來玄宗與貴妃
 七夕夜半曾在沉香亭有私誓願生生世世同衾同
 穴此時玄宗聞知高珪所奏見貴妃封寄青絲拆而
 觀之凄然不忍即時命高力士用香車細輦迎貴妃

入宮自此愈加寵幸其時四方貢獻不絕西夏國進
 月樣琵琶南越國進玉笛西涼州進葡萄新羅國
 進白鷄子這葡萄酒供進御前琵琶賜與鄭觀音王
 笛賜與御弟寧王新羅白鷄賜與崔丞相後因李白
 學士題沉香亭牡丹詩將趙飛燕比著太真娘娘暗
 藏譏刺被高力士奏告貴妃泣訴天子將李白黜逐
 崔丞相元來與李白是故交事相連累得旨令判河
 北定州中山府正是

老龜烹不爛

遺禍及枯桑

崔丞相來到定州中山府遠近接入進府交割牌印

了畢在任果然是如水之清如秤之平如繩之直如鏡之明不一月之間治得府中路不拾遺時遇天寶春初

春 春 柳嫩 花新 梅謝粉 草鋪茵 鶯

啼北里 燕語南隣 郊原嘶寶馬 紫陌廣香

輪 日煖冰消水綠 風和雨嫩煙輕 東閣廣

排公子宴 錦城多少賞花人

崔丞相有個衙內名喚崔亞年紀三十來歲生得美丈夫性好畝獵見這春間天色宅堂裏叉手向前進告爹爹請一日嚴假欲出野外遊獵不知爹爹尊意

如何相公道吾兒出去則索早歸衙內道領爹尊旨則是兒有一事欲取覆慈父相公道你有甚說衙內道欲借御賜新羅白鷄同往相公道好把出去照管休教失了這件物是上方所賜新羅國進到世上只有這一隻萬弗走失上方再來索取却是那裏去討衙內道見帶出去無妨但只要光耀州府教人看翫則個相公道早歸少飲衙內借得新羅白鷄令一個五放家架著果然是那裏去討捧將關公銀鞍馬過來衙內攀鞍上馬出門若是說話的當時同年生並肩長勸住崔衙內只好休去千不合萬不合帶這隻

新羅白鷄出來惹出一場怪事真個是亘古未聞于
今罕有有詩爲證

外作禽荒內色荒

濫活些了又何妨

早晨架出蒼鷹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崔衙內尋常好畋獵當日借得新羅白鷄好生喜歡
教這五放家架著一行人也有把水磨角靶彈弓雁
木鳥椿弩子架眼圓鐵爪嘴彎鷹牽拾耳細腰溪口
犬出得城外穿桃溪過梅塢登綠楊林涉芳草渡香
花村高懸酒望茅簷畔低亞青帘正是

不暖不寒天氣

半村半郭人家

行了二三十里覺道各人走得辛苦尋一個酒店衙
內推鞍下馬入店問道有甚好酒買些三個先犒賞衆
人助腳力只見走一個酒保出來唱喏看那人時生
得

身長八尺豹頭燕頰環眼骨髭有如一個距水斷
橋張翼德原水鎮上王彥章

衙內看了酒保早喫一驚道怎麼有這般生得惡相
貌的人酒保唱了喏站在一邊衙內教有好酒把些
個來喫就犒賞衆人那酒保從裏面掇一桶酒出來
隨行自有帶著底酒盞安在卓上篩下一盞先敬衙

內

酒上酒 邀朋 會友 君莫待 時長久 名
 呼食前 禮於茶後 臨風不可無 對月須教
 有 李白一飲一石 劉伶解醒五斗 公子沾
 唇臉似桃 佳人入腹 如栲

衙內見篩下酒色紅心中早驚如何恁地紅踏著酒
 保腳跟入去到酒缸前揭開缸蓋只看了一看嚇得
 衙內

頂門上不見三魂

腳底下蕩散七魄

只見血水裏面浸著浮米衙內出來教一行人且莫

喫酒把三兩銀子與酒保還了酒錢那酒保接錢唱
 喏謝了衙內攀鞍上馬離酒店又行了一二里地又
 見一座山岡元來門外謂之郭郭外謂之郊郊外謂
 之野野外謂之迥行了半日相次到北岳恒山一座
 小峰在恒山腳下山勢果是雄勇

山 山 突兀 廻環 羅翠黛 列青藍 洞

雲縹緲 澗水潺湲 巒碧千山外 嵐光一望

間 暗想雲峰尚在 宜陪謝屐重攀 季世七

賢雖可愛 盛時四皓豈宜間

衙內恰待上那山去擡起頭來見山腳下立著兩條

木柱柱上釘著一面版牌牌上寫著幾句言語衙內立馬看了道這條路上恁地利害勒住馬叫回去休衆人都趕上來衙內指著版牌教衆人看有識字的讀道

此山通北岳恒山路名爲定山有路不可行其中精靈不少鬼怪極多行路君子可從此山下首小路來往切不可經此山過特預稟知

如今却怎地奸衙內道且只得回去待要回來一個胳膊上架著一枚角鷹出來道覆衙內男女在此居上面萬千景致生數般蹺蹊作怪直錢的飛禽走獸

衙內既是出來敢獵不入這山去從小路上去那裏是平地有甚飛禽走獸可惜開了新羅白鷄也可惜開了某手中角鷹這一行呆的小鷄獵狗彈弓弩子都爲棄物衙內道也說得是你們都聽我說若打得活的歸去到府中一人賞銀三兩喫幾盃酒了歸若打得死的，一人賞銀一兩也喫幾盃酒了歸如都打不得飛禽走獸銀子也沒有酒也沒得喫衆人各應了喏衙內把馬摔一鞭先上山去衆人也各上山來可煞作怪全沒討個飛禽走獸只見草地裏掉掉地響衙內用五輪八光左右兩點神水則看了一看喝

聲采從草裏走出一隻乾紅兔兒來，眾人都向前，衙
 內道：「若捉得這紅兔兒的，賞五兩銀子。」去馬後立著
 個人，手探著新羅白鷄。衙內道：「却如何不去勒？」聞漢
 道：「告衙內，未得台旨，不敢擅便。」衙內道：「一聲快去。」那
 聞漢領台旨，放那白鷄子，勒紅兔兒。這白鷄見放了
 手，一翅箭也似便去。這兔兒見那白鷄趕得緊，去淺
 草叢中，使鑽鷄子見兔兒走的不見，一翅徑飛過山
 嘴去。衙內道：「且與我尋白鷄子。」衙內也勒著馬，轉山
 去。趕到山腰，見一所松林。

松

松

節峻

陰濃

能耐歲

無凌冬

侵碧漢

森蒼青

偃蓋形如蓋

亂蟠

龍

茂葉風聲

繁枝月影重重

四季常

持君子操

五株曾受大夫封

衙內手撐著水磨角靶，騎那馬，趕看見白鷄子，
 飛入林子裏面去。衙內也入這林子裏來。當初白鷄
 子，腋項上帶著一個小鈴兒。林子背後一座峭壁懸
 崖，沒路上去，則聽得峭壁頂上鈴兒響。衙內擡起頭
 來看時，喫了一驚，道：「不曾見這般蹊蹺，作怪底事。」去
 那峭壁頂上一株大樹底下，坐著一個一丈來長短
 骷髏。

骷髏

卷十九

入

頭上裹著鍍金城帽兒，身上錦袍灼灼，金甲輝輝，錦袍灼灼，一條抹額荔枝紅，金甲輝輝，靴穿一雙

鸚鵡綠

看那骷髏左手架著白鷄，右手一個指頭撥那鷄子的鈴兒，口裏嘖嘖地引這白鷄子，衙內道：却不作怪，我如今去討，又沒路上得去，只得在下面告道：尊神，崔某不知尊神是何方神聖，一時走了新羅白鷄，望尊神見還，則箇看那骷髏一似佯佯不采，似此告了，他五七番陪了七八個大啞，這人從又不見一個入林子來，骷髏只是不睬，衙內恐不得，拏起手中彈弓，拽得滿靛得較親，一彈子打去，一聲響亮，看時，骷髏也不見，白鷄子也不見了，乘著馬出這林子，前人從都不見，著眼看那林子，四下都是青草，看看天色晚了，衙內慢慢地行，肚中又飢，下馬離鞍，弔韁牽著馬，待要出這山路口，看那天色却早。

紅日西沉，鴉鵲奔林，高噪打魚人，停舟罷棹，望客旅貪程，煙村繚繞，山寺寂寥，翫銀燈，佛前點照，月上東郊，孤村酒旆，收了採樵人，回攀古道，過前溪，時聽猿啼虎嘯，深院佳人，望夫歸倚，門斜靠，衙內獨自一個牽著馬，行到一處，却不是早起入來。

的路星光之下，遠遠地望見數間草屋，衙內道：慚愧這裏有人家時，却是好了。徑來到跟前，一看見一座莊院。

莊莊臨堤傍岡，青瓦屋，白泥牆，桑
蘇映日，榆柳成行，山雞鳴竹塢，野犬吠村
坊，淡蕩煙籠草舍，輕盈霧罩田桑，家有餘
糧雞犬飽，戶無徭役子孫康。

衙內把馬繫在莊前柳樹上，便去叩那莊門。衙內道：過往行人，迷失道路，借宿一宵。來日尋路歸家。莊裏無人答應。衙內又道：是見任中山府崔丞相兒子，因

不見了新羅白鷄，迷失道路，問宅裏借宿一宵。敲了

兩三次，方纔聽得有人應道：來也來也。鞋履響，腳步鳴。一個人走將出來，開門。衙內打一看時，叫聲苦。那出來的不是別人，却便是早間村酒店裏的酒保。衙內問道：你如何却在這裏？酒保道：官人，這裏是酒保的。主人家我却入去說了，便出來。酒保去不多時，只見幾個青衣簇擁著一個著乾紅衫的女兒出來。吳道子善丹青，描不出風流體段，蒯文通能舌辨，說不盡許多精神。

衙內不敢擡頭告娘娘，崔亞迷失道路，敢就貴莊借

宿一宵來日歸家丞相參參却當報効只見女娘道
奴等衙內多時果蒙寵訪請衙內且入敝莊衙內道
豈敢輒入再三再四只管相請衙內唱了喏隨著入
去到一個草堂之上見燈燭熒煌青衣點將茶來衙
內告娘娘敢問此地是何去處娘娘是何姓氏女娘
聽得問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出數句言語來
衙內道這事又作怪茶罷接過盞托衙內自思量道
先自肚裏又饑却教喫茶正恁沉吟間則見女娘教
安排酒來道不了青衣掇過果卓頃刻之間咄嗟而
辦

幕天席地燈燭熒煌筵排異皿奇盃席展金觥玉
尊珠疊粧成異果玉盤簇就珍羞珊瑚筵上青衣
美麗捧霞觴玳瑁盃中粉面丫鬟斟玉液

衙內叉手向前多蒙賜酒不敢祇受女娘道不妨屈
郎少飲家間也是勳臣貴戚之家衙內道不敢拜問
娘娘果是那一宅女娘道不必問他日自知衙內道
家間父母望我回去告娘娘指路令某早歸女娘道
不妨家間正是五伯諸侯的姻眷衙內又是宰相之
子門戶正相當奴家見參參議親東來不就西來不
成不想姻緣却在此處相會衙內聽得說愈加心慌

却不敢抗違，則應得啗一盃兩盞酒，至數巡，衙內告
娘娘，指一條路教其歸去。女娘道：「不妨，左右明日教
爹爹送衙內歸衙內道，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自古瓜
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深恐得罪于尊前。」女娘道：「不
妨，縱然不做夫婦，也待明日送衙內回去。」衙內似夢
如醉之間，則聽得外面人語馬嘶，青衣報道將軍來
了。女娘道：「爹爹來了，請衙內少等。」則個女娘移蓮
步向前去了。衙內道：「這裏有甚將軍捏手捏腳尾著
他？」到一壁廂轉過一個閣兒裏去，聽得有人在裏面
聲喚衙內去，黑處把舌尖舐開紙牕一望，時嚇得渾

身冷汗，動擲不得道：「我這性命休了。」走了一夜，却走
在這個人家裏。當時衙內牕眼裏看見閣兒裏兩行
都擺列朱紅椅子，主位上坐著一個一丈來長短骷
髏，却是日間一彈子打的，且看他如何說。那女孩
兒見爹爹叫了萬福，問道：「爹爹沒甚事，骷髏道：『孩兒
你不來看我，則個我日間出去見一隻雪白鷄子，我
見他奇異，捉將來架在手裡，被一個人在山脚下打
我一彈子，正打在我眼裏，好疼。』我便問山神土地，時
却是崔丞相兒子崔衙內，我若捉得這厮將來背剪
縛在將軍柱上，劈腹取心，左手把起酒來，右手把著

他心肝喫一盃酒，嚼一塊心肝，以報冤讐。說猶未了，只見一個人從屏風背轉將出來，不是別人，却是早來村酒店裏的酒保。將軍道：「班犬，你聽得說也不曾？」班犬道：「纔見說，却不耐。」崔衙內早起來，店中問我買酒，喫不知却打了將軍的眼。女孩兒道：「告爹爹，他也想是悞打了爹爹，望爹爹饒恕他。」班犬道：「妹妹莫怪我多口。」崔衙內適來共妹妹在草堂飲酒，女孩兒告爹爹，崔郎與奴飲酒，他是五百年前姻眷，看孩兒面，且饒恕他。則個將軍便只管焦躁，女孩兒只管勸衙內在廳子外聽得道：「這裏不走，更待何時？」走出草

堂，開了院門，跳上馬，摔一鞭，那馬四隻蹄一似翻盞，撒飯道：「不得個慌，不擇路，連夜胡亂走。」到天色漸曉，離了定山衙內，道：「慚愧。」正說之間，林子裏搶出十餘個人來，大喊一聲，把衙內簇住。衙內道：「我好苦，出得龍潭，又入虎穴。」仔細看時，却是隨從人等。衙內道：「我喫你們一驚，衆人問衙內：『一夜從那裏去來？』今日若不見衙內，我們都打沒頭惱。惡官司，衙內對衆人把上項事說了一遍。衆人都以手加額道：『早是不曾壞了性命，我們昨晚一夜不敢歸去。在這林子裏，等到今日，早是新羅白鷄，元來飛在林子後面樹上方纔。』」

收得那養角鷹的道覆衙內男女在此土居這山裏
 有多少奇禽異獸只好再入去出獵可惜擔閣了新
 羅白鷄衙內道這廝又來眾人共策著衙內歸到府
 中一行人離了犒設却入堂裏見了爹媽唱了喏相
 公道一夜你不歸那裏去來憂殺了媽媽衙內道告
 爹媽兒子昨夜見一件詫異的事把說過許多話從
 頭說了一遍相公焦躁小後生亂道明說且罰在書
 院裏教院子看著不得出離衙內只似入書院時光
 似箭日月如梭撚指間過了三個月當時是夏間天
 氣

夏 夏 雨餘 亭廈 純扇輕 薰風 散

髮披襟 櫛棊打馬 古鼎焚龍涎 照壁名人

畫 當頭竹徑風生 兩行青松暗瓦 最好沉

李與浮瓜 對青樽旋開新鮮

衙內過三個月不出書院門今自天色已却熱且離書
 院去後花園裏乘涼坐定衙內道三個月不敢出書
 院門今日在此乘涼好快活聽那西門點早是二更只
 見一輪月從東上來

月 月 無休 無歇 夜東生 曉西滅 少

見團圓 多逢破缺 偏宜午夜時 最稱三秋

節 幽光解敵嚴霜 皓色能欺瑞雪 穿牕深

夜忽清風 曾遣離人情慘切

衙內乘著月色閒行觀看則見一片黑雲起雲綻處見一個人駕一輪香車載著一個婦人看那駕車的人便是前日酒保班犬香車裏坐著乾紅衫女兒衙內月光下認得是莊內借宿留他喫酒的女娘下車來道衙內外日奴好意相留如何不別而行衙內道好不走右手把著酒左手把著心肝做下口告娘娘饒崔某性命女孩兒道不要怕我不是人亦不是鬼奴是上界神仙與衙內是五百年姻眷今日特來效于飛之樂教班犬引駕香車去衙內一時被他這色

迷了

色 色 難離 易惑 隱深閨 藏柳陌 長

小人志 滅君子德 後主謾多才 紂王空有

力 傷人不痛之刀 對面殺人之賊 方知雙

眼是橫波 無限賢愚被沉溺

兩個同在書院裏過了數日院于道這幾日衙內不許我們入書院裏是何意故當夜張見一個妖媚的婦人院子先來覆管家婆便來覆了相公相公焦躁做一片仗劍入書院裏來衙內見了相公只得唱個

喏相公道我兒教你在書院中讀書如何引惹隣舍婦女來朝廷得知只說我縱放你如此也妨我兒將來仕路衙內只應得喏告爹爹無此事却待再問只見屏風後走出一個女孩兒來叫聲萬福相公見了越添焦躁仗手中寶劍移步向前喝一聲道著劍不下去萬事俱休一劍下去教相公倒退三步看手中利刃只剩得劍靶喫了一驚到去任不得只見女孩兒道相公休焦奴與崔郎五百年姻契合爲夫婦不日同爲神仙相公出豁不得却來與夫人商量教請法官那裏捉得任正焦地煩惱則見客將司來覆道

相公有一司法姓羅名公適新到任來公參客司說相公不見客問如何不見客客將司把上件事說了一遍羅法司道此間有一個修行在世神仙可以斷得姓羅名公遠是某家兄客司覆相公相公即時請相見茶湯罷便問羅真人在何所得了備細便修劄子請將羅公遠下山到府中見了崔丞相看那羅人果是生得非常便引到書院中與這婦人相見了羅真人勸諭那婦人看羅某面放捨崔衙內婦人那裏肯依羅真人既再三勸諭不從作起法來忽起一陣怪風

風 風 蕩琴 飄紅 忽南北 忽西東 春

開柳葉 秋謝梧桐 涼入朱門內 寒添陋巷

中 似鼓聲搖陸地 如雷響振晴空 乾坤收

拾塵埃淨 現日移陰却有功

那陣風過處 叫下兩個道童來 一個把著一條縛魔

索 一個把著一條黑柱杖 羅真人令道童捉下那婦

女 婦女見道童來捉他 叫一聲班犬 從虛空中跳下

班犬來 忿忿地繫起雙拳 竟來抵敵 元來邪不可以

于正被兩個道童一條索子先縛了班犬 後縛了乾

紅衫女兒 喝教現形 班犬變做一隻大虫 乾紅衫女

兒變做一個紅兔兒 骷髏神元來晉時一個將軍

死葬在定山之上 歲年湮成器了 現形作怪 羅真

人斷了這三怪救了 衙內性命從此至今定山一

路太平無事 這段話以則換做新羅白鷄 定山三怪

有詩為證

虎奴兔女活骷 作怪成羣山上頭

一自真人明斷 行人坦道永無憂

第十九卷